



民族考古学概论

王恒杰 张雪慧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民族考古学概论

王恒杰 张雪慧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考古学概论/王恒杰, 张雪慧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211-05828-0

I. 民… II. ①王… ②张… III. 民族考古学—中国
IV. K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7257 号

民族考古学概论

MINZU KAOGUXUE GAILUN

作 者: 王恒杰、张雪慧 著

责任编辑: 赖炳伟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750

插 页: 3

字 数: 55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500

书 号: ISBN 978-7-211-05828-0

定 价: 6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据迄今确知的考古发掘材料，人类历史已有约 300 万年，而有文字记述的历史只是这历史长河中小小的一段。无文字的所谓史前史全凭考古学的田野发掘与研究。即使在文字发明、使用以后，保存至今的文献所记录的也仅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另外，有些民族并未形成自己的文字或未能保留下本民族的成文史。考古学则以其特有的物质实证材料揭示了历史上各人类共同体产生、形成、发展和演化的线索及具体情形。

我国目前确定族称的有 56 个民族，历史上则有更多的各时期的民族和人们共同体。远古及古代各民族的先民是怎样在祖国大地上以他们的体力和智力劳动，利用、适应和改造自然，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物质文明？他们的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信仰如何？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的相互关系怎样？不同的文化如何经过接触、交流、吸纳、优化而发展？历史上的各族群对于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的进程做出了哪些贡献？具有光辉灿烂历史文化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怎样逐渐形成的？一系列课题是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有关学科共同探讨的问题，并已取得重大的成果，这些成果中也有民族考古学做出的重要贡献。

民族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民族科学的一支亲缘学科。其研究领域是什么？研究方法有何特点？其社会价值和理论意义怎样？这些问题は本书论述の内容之一。

边疆民族地区田野发掘和考古调查所积累的大量实物资料，各地区丰富的考古文化遗存，是民族考古学工作的成果和民族考古学进行理论研究的物质基础，也为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的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构成本书的主要篇幅。本书努力将重要的、典型的、最新的民族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加以提炼、概括，以利大家参考，是为民族考古学概论。

还有两点应说明。一是本书论述的时间范围。考古学研究的是古代，自然与近代以后无关。各国家根据本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背景而有不同的考古学研究时代下限。英国考古学下限时间为诺曼人入侵（1066 年）；法国以加洛林王朝覆灭（987 年）做下限；美洲国家多以哥伦布抵新大陆（1492 年）时间为下限。中国的考古学年代下限，有认为应到宋代的，但一般说，下限可以定在明朝灭亡。本书则依有关的考古学资料和各民族具体情形来处理时间范围。

二是空间范围的划分。为了叙述的必要而划分几个大区域，但民族的分布有些是跨区的，有些民族更有大的迁徙或扩展。如契丹、女真、匈奴、鲜卑等民族，在东北和北方乃至西北地区，都有考古遗迹分布；等等。所以区域是按照民族考古遗存的主要分布地来划分的，是大致的范围。

最后，谈几句关于“民族”和“民族考古学”作为专业术语的含义和使用问题。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阐释，民族考古学应是同宗教考古学、美术考古学一样，是“考古学的分支”，是一种“特殊考古学”^①，是研究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的民族文化遗迹、遗存的考古学范围。从科学的定义来讲，远古的史前时代（原始社会）尚未有民族形成，主要有氏族、胞族等基于血缘的群体。旧石器时代应还没有民族的存在，但后世的民族是由原始社会各群体演化而来，所以，本概论在需要的章节也论及史前时代的考古文化遗存。

进入历史时代（文明社会）以后，“民族”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而逐渐形成、中国的汉民族文化至西汉中期形成了完整的形态。^② 汉族成为族称约在魏晋南北朝初期，汉人这个名称就成为当时流行的指称中原原有居民的称呼了。^③ 同时，在非汉人方面，在中国四面八方土地上的各种居民也形成了大大小小诸多的各自有共同文化的族群——古代民族。相对于汉民族来说，这些民族人口较少，故通称为少数民族。本书《民族考古学概论》，从完整性来考量，理应将汉族（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囊括于内，但一者限于篇幅，二者中原汉族地区的考古学工作资历已久，一向多有报道，广为人知，因此本书仅在将少数民族考古学文化与中原汉族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时涉及中原文化，其余则略而不论了。这是关于拙作中“民族”涵义限定的说明，应已清晰。

但由于前几年介绍西方（主要是美国）新考古学派^④时，涉及几个英文术语的翻译，其中将 Ethnoarchaeology 译为“民族考古学”，在字面上看，与拙作所论的民族考古学完全一样，究其内涵两者却有相当差别。简言之，Ethnoarchaeology 是用民族志类比法进行考古学研究。与之相近的英文词汇还有 Anthropology for Archaeology、Archaeological Ethnography、Ethnographic Archaeology、Ethnography for Archaeology 等等。它们基本均指坚持整体论观点、类比分析法、中程研究（建立“中间”及“衔接”理论）等在考古学研究中应用的人类学、民族学方法或方法论。目前学者已出版了一些有关的著述^⑤。这里的“民族考古学”“是要用民族学材料来研究考古学的问题”，并“还存在一些争论。一派认为，只有考古学者亲自到现代民族中从事田野工作，亲自取得材料来与考古材料进行类比”，可谓“狭义的民族考古学”。另一派主张，“民族考古学就是民族志材料和考古学材料的比较研究。这民族志材料，可以来自自己的田野工作，也可以依赖前人的记载”，可谓是“广义的民族考古学”。^⑥ 可见 Ethnoarchaeology 并不一定实践民族地区的考古学田野发掘工作，甚至也不必实践民族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而只是将民族志材料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的 methodology 或 approach，亦仅是我们《概论》中的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之一。但是，翻译者仍把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7~1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② 俞伟超：《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8年8月2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又载《中国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④ 西方新考古学的源流、内容及其正、负面影响的扼要论述，请阅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

⑤ 如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容观夏、乔晓勤：《民族考古学初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李仰松：《民族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这些著述对于 Ethnoarchaeology 的介绍以及运用民族志类比法分析、研究考古学问题的实例都很有意义。利用民族志类比法、借鉴民族学方法、材料进行研究，已为更多的考古学者采纳并有不少成果。

⑥ 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2页。

Ethnoarchaeology 译为“民族考古学”，自然就会将两个民族考古学混淆，以致产生“误会”。当初，在前述几个英文词语的翻译理解上，国内曾引起一些学者（主要是民族学学者和部分考古学学者）的热烈争议，迄今未达成共识。尤其 Ethnoarchaeology 译为“民族考古学”准确否？是否可以参照前述英文诸词的表述法，译出其内核，即使译成中文字稍多两个也无妨，却强似译为“民族考古学”，容易被误解为中文意义的民族考古学。是否可译作“民族考古志法”、“考古人类学”、“考古民族学”，或如俞伟超教授意见作“民族学的考古学”？个人所讲可能多是愚陋之言，只是由于认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理论方法、概念、分析，对考古学（包括民族考古学）的研究确有借鉴意义，个人有时也采用民族志类比法进行考古学研究，所以希望将适宜的民族志、民族学、人类学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能较简明地被更多人了解和应用，不致因译文而遇障碍。

又据称，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各种考古学出版物中 Ethnoarchaeology 一词的出现频率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不知这一词的中文译文及其应用是否会受到影响。但深深植根于中华辽阔大地上的我国民族考古学将继续发展，并在与相关学科配合、借鉴中外科学技术、方法理论的基础上扩大和完善自己的体系。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什么是民族考古学	(1)
第一节 民族考古学的形成及研究领域	(1)
一 民族考古学形成的物质与理论基础	(1)
二 民族考古学的范围、对象与资料	(2)
第二节 民族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3)
一 民族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关系	(3)
(一) 民族考古学与普通文献史学的关系	(3)
(二) 民族考古学与民族历史学的关系	(4)
二 民族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和民族古文字学的关系	(5)
三 民族考古学与体质人类学和古生物学、古地质学的关系	(6)
四 民族考古学与现代科技学科的关系	(8)
第三节 民族考古学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	(9)
一 民族考古学对物质文化史和古代民族史的贡献	(9)
(一) 民族考古学再现了物质文化发展史	(9)
(二) 民族考古学成果可以印证史实、补充史料和匡正史籍的讹误	(10)
二 民族考古学对弘扬民族文化、繁荣经济的促进作用	(11)
三 民族考古学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团结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	(12)
第二章 民族考古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	(14)
第一节 考古地层学	(14)
一 考古地层学的理论认识	(14)
二 考古地层学的基本规律	(15)
第二节 器物形制学	(18)
第三节 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	(19)

第四节 民族志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	(23)
一 民族志类比法	(23)
二 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	(24)
第三章 东北地区民族考古	(28)
第一节 史前文化遗存与东北文化区	(28)
一 史前文化遗存	(28)
二 东北文化区	(31)
(一) 东北文化区的范围与文化特征	(31)
(二) 东北文化区的分区、文化序列及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	(32)
第二节 高句丽考古	(35)
一 墓葬	(35)
二 城址	(39)
第三节 渤海考古	(41)
一 城址与佛教建筑遗迹	(42)
二 聚落遗址与窑址	(45)
三 墓葬类型与分期	(46)
第四节 契丹·辽考古	(50)
一 墓葬分布与分期	(50)
二 城址、窑址、塔寺	(58)
第五节 女真·金考古	(61)
一 墓葬	(62)
二 城址	(65)
三 聚落、窖藏和窑址	(67)
四 界壕	(69)
第四章 北方地区民族考古	(73)
第一节 匈奴考古	(74)
一 春秋战国时期匈奴青铜文化遗存	(75)
二 秦汉以来的匈奴文化——融入华夏文明的进程	(79)
第二节 鲜卑考古	(81)
一 慕容鲜卑遗迹	(82)
二 拓跋鲜卑遗迹	(85)
三 北魏遗迹	(86)
四 吐谷浑遗迹	(89)

第三节 党项·西夏考古	(90)
一 城址、居址	(90)
二 窑址、窖藏	(93)
三 墓葬	(96)
四 石窟、寺塔、碑刻	(99)
五 出土文书	(102)
第五章 西域考古	(104)
第一节 塞人、乌孙与突厥考古遗迹	(110)
一 塞人文化遗存	(110)
二 乌孙土墩墓	(114)
三 石人石棺墓	(116)
四 岩画	(119)
第二节 罗布泊地区史前文化与楼兰鄯善考古	(120)
一 罗布泊地区史前文化遗存	(120)
(一) 孔雀河古墓沟墓地	(121)
(二) 铁板河三角洲古墓	(122)
(三) 罗布泊小河墓地	(123)
二 楼兰鄯善考古	(124)
(一) 古城与佛寺	(127)
(二) 汉晋墓葬	(130)
第三节 尼雅、且末、克里雅古代遗存	(131)
一 尼雅精绝考古	(131)
二 且末墓葬	(137)
三 克里雅河流域古代遗存	(138)
第四节 于阗考古	(140)
一 古代民族语文和汉语文文书	(141)
二 古城陶窑和冶铁遗址	(142)
三 佛教建筑遗迹与遗物	(143)
四 墓葬	(145)
第五节 焉耆与龟兹考古	(147)
一 焉耆考古	(147)
(一) 城址、墓葬	(148)
(二) 寺窟	(152)
二 龟兹考古	(153)
(一) 龟兹地区史前文化遗存	(154)

(二) 古城遗址	(154)
(三) 石窟与寺庙	(158)
第六节 车师与高昌考古	(161)
一 车师考古	(161)
(一) 车师墓葬与苏贝希文化	(161)
(二) 交河故城	(163)
(三) 北庭遗迹	(165)
二 高昌考古	(165)
(一) 高昌故城	(165)
(二) 墓葬及出土文书	(167)
(三) 宗教遗迹	(172)
第六章 西藏考古	(175)
第一节 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175)
一 旧石器与细石器遗存	(175)
二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181)
三 早期金属时代与先吐蕃文化遗存	(193)
第二节 吐蕃考古	(196)
一 吐蕃文化遗存	(196)
(一) 昌都地区相皮(香贝)类型	(196)
(二) 林芝地区	(197)
(三) 拉萨曲贡遗址与墓葬	(198)
(四) 山南地区	(199)
二 吐蕃考古文化的承传及与其他文化的联系	(207)
(一) 吐蕃考古文化的承续和发展	(207)
(二) 吐蕃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关系	(208)
第三节 岩画、文书、金石碑刻与宗教等文化遗存	(211)
一 岩画	(211)
二 吐蕃文书与简牍	(216)
三 金石、碑刻	(217)
四 宗教建筑与艺术	(221)
第七章 西南地区民族考古	(227)
第一节 云南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	(227)
一 石器时代的远古文化遗存	(227)
二 青铜时代的滇文化	(230)
(一) 青铜器的出土地点与种类	(230)

(二) 青铜文化的地区类型	(232)
三 云南古代青铜文化与其他地区民族文化的关系	(239)
第二节 贵州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	(240)
一 贵州远古文化遗存	(240)
二 青铜文化遗存与夜郎考古	(241)
(一) 青铜文化遗存	(241)
(二) 青铜文化的特点	(243)
第三节 巴蜀文明的考古发现	(246)
一 巴蜀文化遗存	(247)
二 巴蜀文化的特征及与周围文化的关系	(252)
第四节 大石墓、石棺葬文化源流及其族属	(255)
一 大石墓遗存考察	(255)
二 石棺葬遗存考察	(259)
第五节 南诏、大理国考古	(262)
一 城镇、聚落遗址与障塞（长城）遗迹	(262)
二 火葬墓遗物	(266)
三 纪事碑刻与摩崖刻石	(268)
四 寺塔、石窟、宗教建筑、艺术等文物	(270)

第八章 华南地区民族考古	(277)
第一节 楚文化考古	(277)
一 城址、宫殿遗址	(278)
二 矿冶、陶窑遗址	(279)
三 墓葬	(280)
(一) 湖北楚墓	(280)
(二) 湖南楚墓	(283)
(三) 河南楚墓	(285)
第二节 百越文化考古	(288)
一 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288)
二 青铜时代——先秦文化遗存	(295)
三 秦汉时期文化遗存——百越同中原文化的交融整合	(303)
第三节 海南岛与南海诸岛考古	(306)
一 海南岛考古	(306)
(一) 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306)
(二) 青铜文化遗存	(309)
(三) 墓葬	(310)

(四) 窑址、塔址、城址	(312)
(五) 碑刻	(313)
二 南海诸岛考古调查	(314)
(一) 西沙群岛史前和战国秦汉以来遗址、遗物	(315)
(二) 东沙群岛中华文化遗存	(319)
(三) 南沙群岛考古调查	(319)
第四节 香港、澳门考古	(325)
一 石器时代	(326)
二 青铜时代	(334)
三 秦汉以来文化遗址遗存	(335)
第五节 台湾考古	(338)
一 旧石器时代	(339)
二 新石器时代	(341)
三 金属时代	(345)
结 语	(349)
插图引用及参考资料	(350)
后 记	(353)

第一章 什么是民族考古学

第一节 民族考古学的形成及研究领域

一 民族考古学形成的物质与理论基础

民族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一门新兴的民族学边缘学科。

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我国的社会条件、学术环境和总体的科技水平有密切关系。1949年以前，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民族学和考古学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未能有进一步的开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工作的进展，民族科研有了很好的社会条件。特别从70年代末期以后，民族学科研和教学迅速地发展起来，达到很高水平。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丰富的一手资料，有关的民族科学的研究也取得很大成绩，科研队伍不断壮大。我国的考古学工作也经历着类似的发展过程。1949年以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考古学队伍相当单薄，考古学本身尚未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发掘研究主要偏重内地，而且也比较分散。至于边疆民族地区，科学的考古工作和考古研究则是微乎其微。其后随着考古工作的扩展，配合国家基本建设的发展，考古调查发掘的规模相当巨大。^① 70年代以后，黄河中游以外诸文化的新材料不断涌现，一下子，简直使人眼花缭乱。全国各省区都发现有旧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多处。只有对全国范围的各原始文化做谱系性的研究，才能理出头绪、脉络分明。考古工作乃逐渐推向边疆民族广大地区。80年代以来，对于我国境内各古代民族文化遗迹和遗物的调查发掘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边疆民族地区的考古发现、发掘资料，多次入选全国年度重要考古发现和十大考古发现。这些资料使民族考古学确立在丰富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领域在理论、方法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如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划分的理论方法；^② 民族学领域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系统理论的提出；^③ 历史学与考古学界对中国古代

^① 正如夏鼐先生所说：“中国考古学在解放后这三十多年才长大成年。”《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考古》1984（5）。但中国考古学的先驱和前辈所做的奠基工作，我们是不应忘记的。

^②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5）；郭大顺：《考古文化区系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古代玉器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二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专辑》，燕山出版社，2004。

文明起源的研究^①等。这些理论方法及研究结论皆以实践资料为依据，并得到了科学的验证，明确地显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不只一地而是多支源流，汇聚、优化、发展、壮大，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些理论成果对于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确立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科学发掘的基础上对我国各考古学文化进行分区、分系；分类型的研究，通过考察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不平衡性的工作正在加强。^②

现代的科学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相关学科之间在理论和方法上相互渗透、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从而形成边缘学科的情况不断发生。民族考古学正是考古学和民族学相结合，研究共同和特定事象的产物。民族考古学工作者在研究考古学文化、考古遗迹和遗物时，不但利用民族学资料，而且引入适当的民族学理论方法，研究物质遗存的功能，复原文化的发展过程；或解释物质遗存背后的行为意义及意识形态在物质上的反映等问题。一批以民族考古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论著相继问世，表明这一考古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及其部分研究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民族考古学并不等同于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民族考古学或“新考古学”。

在美国，“民族考古学” Ethnoarchaeology 一词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考古学界和人类学界正式作为专业名词被使用和受到重视。美国人类学会于 1976 年召开的年会即以民族考古学为主题。其后陆续有关于民族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论著。但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西方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无甚进展，并趋向沉默。虽有各种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本土历史考古工作先天不足。除印第安人以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的考古资料贫乏，美国考古学界遂专注于理论与方法的研究。^③ 但缺乏丰富实在的考古文化遗存作为基础，构建的理论和方法难免是象牙之塔，正确与否少有验证机会。

我国的民族考古学有自己的特点。主观上讲，我们重视考古学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客观上，我国是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有极其丰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和民族学资料。也就是说民族考古学既有大量的田野发掘任务，又有可资利用的民族学论证资料，更有检验民族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广阔园地。同时，与国外学术界进行交流，采用其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理论方法的合理内核，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发展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民族考古学。这中国特色的民族考古学，同“民族学中国化”^④ 和考古学界“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⑤ 一起，为世界人类的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 民族考古学的范围、对象与资料

民族考古学有自己的学术领域、研究对象和一定内涵的资料。它的学术领域是中国古代

① 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10）；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36卷3期，2003；徐苹芳等：《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同时，关于中原以外地区文明起源的探索论文也多有发表。

②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28~3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③ 容观夏、乔晓勤：《民族考古学初论》，26~27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

④ 王庆仁等主编：《吴文藻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⑤ 苏秉琦：《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1981年6月北京历史学会上的报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考古》1995（6）；周大鸣：《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考古学的本土化》，《东南文化》，2001（3）。

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它所研究的资料，可分为民族遗址、民族古遗物及与民族遗址、民族古遗物相关的古气候、古生物（包括植物和动物）、古代自然地理环境等的遗迹或遗留。

民族文物遗址主要包括古代少数民族修建的民族堡垒、庙宇、石窟、城址、居址、古矿井、作坊、窑址、交通道路建筑、炮台、古战场遗迹和墓地等，以及不一定是少数民族本身修建的但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上述遗址。这些一般是难以移动、建于地面的建筑和墓地。

民族考古遗物主要包括出土于民族活动的地区或民族墓葬、遗址中的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服饰、发饰、交通工具、陶瓷用品、文书、印章、艺术雕刻、宗教用具等。这些遗物有些是少数民族本身所制造或遗留，亦可是非少数民族或国外制造与传入。因为不管它为哪个民族所创造或所使用，只要它流入这一民族地域或生活区域，即与研究这一地区的民族活动有关，就可以划入本研究范围。所谓遗物，一般是指能搬得动的和可随身携带的小件物品。

与民族居住环境、生态相关的文物，像民族地区所出土的古生物化石，如恐龙、猛犸、剑齿象等化石，古植物的硅化木、孢子，古河道、湖泊遗迹，古火山遗存、古海遗址、冰河遗留、陨石及陨石坑、洞穴等等，这些都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民族活动的环境、生态、历史和社会各方面有所助益。它们虽本身没有经过人类的加工或作用，但却与同时活动的人或人类早期及形成前的自然与历史有一定的关系，有重要研究价值，这也是我们所不可忽略的。

民族考古学的资料，像其他学科一样，也是采取分类研究的。特别是由于民族考古学科所研究的对象与物质不仅是这些物质内的技术、文化内容，还涉及多种实际科学。考古学非同一般文献史学，仅从文字表面、史实经过即可去做文章，加以发挥。考古学必须对这些技术内容、物质本身规律、实际应用诸方面有所了解与研究。因为每一个方面都需要一定的专门技术与专门学科领域知识，加上各民族又各有自己的传统的社会组织、政治军事制度、生产生活习俗与文化艺术和精神内容等，就更需进行分类分科研究。所以，对于一个民族考古学的研究者来说，除了掌握一般的民族考古的广泛基本知识与技能外，在研究中，还需注意对某类某部分的专门研究。在民族考古学研究中，有按地区者，如东北民族考古、内蒙民族考古、西北民族考古、西南民族考古、中南民族考古、东南民族考古、南方民族考古等；又可细分为匈奴考古、鲜卑考古、扶余考古、高句丽考古、渤海考古、辽金考古、突厥考古、高昌考古、西夏考古、氐羌考古、吐蕃考古、南诏考古、大理考古、百越考古、东夷考古、滇人考古等；亦可按考古断代分为石器时代考古、青铜时代考古、铁器时代考古等；亦可按资料功用分，如民族货币考古、民族印章考古、民族建筑考古、民族装饰考古、民族文字考古等。总之，这诸多区分，都是为了更加深入地对古代文物进行探索和研究。当然这种分科研究也不是孤立的，同时也有综合和涉及其他科类之处，这是因为每一段、每一时期、每一地域、每一族属或每一部类之间也是有联系的。

第二节 民族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 民族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关系

（一）民族考古学与普通文献史学的关系

民族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其与文献史学的关系基本上同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

系。在进行民族考古学的工作和研究中，需要其他诸种学科的协助和配合。但是其中首先应注意文献学和文献史学，而且是必须对文献学及有关从文献学所研究出的史学既有成果加以了解、熟悉和掌握。因为已经有的历史文献及史学成果，可能对古代一些文化事象作了某些记述，虽然并非考古方面的记述，也会为你所将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历史大背景及一定的线索和某种启示；即使这些记述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也为即将进行的考古工作提出了挑战——对原有问题的重新研究、对新课题的探讨。这都有助于推动民族考古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民族考古学对于文献史学也有重要意义，乃至可以说历史学的发展离不开民族考古学。在过去多年的中国历史学术领域，由于传统上只重视文献的记述和研究，以及限于民族考古学的工作还没开展或开展得不够，考古学资料较少或鲜为人知，往往只从文献的记述去研究民族历史。但古代文献的记述，特别是关于上古时代的传说，有的让人疑信参半，有的未免让人以为是神话。如《山海经》及《楚辞》中仅短短的有关商先公、先王王亥王亘的记述，在殷墟甲骨发现之前宛如神话。甲骨出土后，史学家就可以得出较为科学的认识。王国维的《先公先王考》即是考古与文献结合研究的很好实例。因为民族考古所获的资料，是当时人们生产、生活与文化艺术活动的遗留，是第一手的实际物证，最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历史研究工作中，注意参考民族考古学的内容、成果。由于民族考古学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技术性，很多是需要对出土实物的本身物性加以熟悉和掌握才能谈得上应用，而不是泛泛抄录和引用。因为它已超出人文科学范围，从某种角度和范畴上看，已涉及或已属于自然科学的领域。全面的史学研究必须要涉及民族考古学及自然科学的一定技术领域，这就有必要学习、了解和运用考古学及民族考古学的成果，这样才能称得上完善的史学。也就是说，单纯的从传统上只用文献去进行历史研究，那种史学在今天已不是完整的史学了。对于文献、神话传说、古史研究和考古学的关系，当代著名学者认为：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古代文明做出重新估价。^① 研究考古学为解决古史问题唯一办法。^② 中国历史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所以史学研究自然离不开民族考古学。当然，在从事民族考古学工作和研究时，也要精通历史文献及从这些文献所研究出的史学成果，然后再把它应用于民族田野考古之中。前者是不可少的第一步，后者是第二步。单从历史文献研究重建起来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但若不精通文献而只依靠考古调查资料构筑的历史是不深透的。

（二）民族考古学与民族历史学的关系

民族考古学同少数民族历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民族考古学与民族文献学同是民族历史学的姊妹学科。它和文献学在民族史学的研究中有分工也有联系，彼此相辅相成，起异曲同工的作用。而且从某种角度讲，民族考古学比单从古文献学的方面去研究民族史学材料更丰富、内容更广阔，从价值观上看，更具直接性、科学性，更真实可靠；而且今后更有它的发展前景。

这是因为古文献对民族史特别是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述有很多局限。如由于人们到民族地

①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导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② 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编者后记》，文物出版社，1990。

区有交通上、语言上及地理上的不方便，一些记述有道听途说与以讹传讹的情况；加上阶级的偏见，在大民族主义影响下形成的民族偏见，必然使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活动的记录稀少，而且难免存在不客观之处。另外，有些边疆民族地区条件所限，有关的文字记录不多，而且时代越古老，记录也就越少，这就越需要靠考古学工作去加以发现与充实。这类事例不少，从中可看出民族考古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民族历史学科的发展仅靠民族考古资料的发掘显然也是不全面的。有些情况下，考古资料的发掘是不可预期的，带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或比较零散。各个遗址发掘出的文物呈现相对的独立性，而各遗址及发掘物之间的联系和内涵有时是错综复杂的。要想明了考古学资料的意义也需借助民族文献所能提示的材料，参考民族史已有的成果。经过各方面缜密的研究，加以实物的考察、分析，考古资料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民族史的研究才会有科学的完备的体系。

总的说，民族考古学与民族历史学的关系，极类似民族考古学同一般文献史学的关系，只是它与民族历史学的关系更直接、更切近罢了。

二 民族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和民族古文字学的关系

民族考古学是研究地下出土的或地面保存的遗物和遗迹。这些遗物和遗迹，埋在地下数千年甚或数万年和数百万年，有关这些遗物的应用及反映出的社会现象，早已湮没，文献上也无法找出。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找出这些遗物在古代的实际应用，求出这些遗物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呢？为了解决这些悬案，深入到有关的民俗学和民族学的研究领域内，往往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帮助和启示，甚至是现成的答案。虽然制造、使用这些遗物的民族的社会历史早已过去，甚至这些民族遗物的主人早已他迁，或灭亡，但是这些古老民族的某些思维、习俗却往往在现代民族的习惯与遗风中有所遗留和保存。这是因为在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中，往往是现行工具、技能首先出现变化和进步，而一些传统的文化和习俗却改变得比较慢，即所谓“文化滞后现象”。至于像宗教礼习方面，不仅是改变得比较慢，而且能在相当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乃至延续保留到几百年、几千年直到今日。另外，由于各民族的社会条件不同，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快有慢。一些民族的社会至今已相当发达，有的到1949年前已进入封建社会或更高一些发展水平；而有的少数民族则不仅处于奴隶制，甚至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这些处于原始落后阶段的民族的生产技能、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诸方面，即民族学和民俗学范畴的知识、资料，无疑对于我们解释和研究地下出土的古老时期的文物的制作技术、使用方法及各种文化艺术品的内涵是有益的。如出土的民族用品中，陶器的整个制作过程，我们就可以从少数民族中所保有的陶器制作过程得到解释；^①又如地下出土的长排房子的意义，就可以从僧人住的一夫多妻的长房子得到解释。还有像在宁夏、青海出土的刻有齿纹的骨板，我们就可以从1949年后在黎、苗、怒等族所保有的刻木记事中获得一定的解释。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反过来，在民俗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中，如能掌握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则在民族考察中，无异别开一新领域。因为那就可以使我们对一些民族学的材料，有一个新的更深的和历史上的认识。如在景颇族中有一种叫“申板”的工具。其制作方法一种是把一根长及米余的

^① 李仰松：《从佤族制陶探讨古代陶器制作上的几个问题》，《考古》1959（5）；汪宁生：《云南傣族制陶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报》2003（2）。